



作家参考丛书

一个神经衰弱者的二十一天

「法」奥克塔夫·米尔博 著

卢 颖 译



作家参考丛书

一个神经衰弱者的二十一天

〔法〕奥克塔夫·米尔博 著

卢颖 译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个神经衰弱者的二十一天/ (法) 米尔博著; 卢颖译.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5. 4

(作家参考丛书)

著者原题: 奥克塔夫·米尔博

ISBN 7-5063-0898-3

I. 一… I. ①米…②卢… II. 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N.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 第 07475 号

一个神经衰弱者的二十一天

作者: [法] 奥克塔夫·米尔博

译者: 卢 颖

责任编辑: 那 耘

责任校对: 祁 斌

装帧设计: 远小近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电话: 5005588 转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印刷: 北京七一四印刷厂

经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 787×1092 1/32

字数: 241 千

印张: 11.75 插页: 2

版次: 1996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0898-3/I·889

定价: 14.9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出版说明

《作家参考丛书》是应我们的作家和广大文学爱好者，好者的要求，将它作为透视世界思潮和文学潮流的一个窗口，而为您推出的一个系列。

《作家参考丛书》将不定期推出世界上各种流派有代表性的哲学著作、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优秀文学作品以及有着广泛影响的畅销书。书中的观点并不尽是我们同意的，但它有利于让读者了解书的原貌，管窥各种艺术态势和文学发展的大趋势，从参阅中寻求适当的借鉴。

作家出版社

或许是因为夏日炎炎，或许是因为习俗使然，或许是因为要保养身体——这其实也是一种习俗，所以人们要去旅行。如果你是个趁钱的有产者，又总是对上流社会那套生活习惯奉行不悖的话，那你就得在一年当中的某一个时期，丢开你的公务、你的嗜好、你那悠闲散淡的生活、你的亲朋故交，以便为了某种你也说不出个所以然的原因投身到大千世界中去。按照报界以及那些读报的名人雅士们的较为稳妥的说法，这种行为应该称之为“外出”，这个词儿虽说没有“旅行”那么富有诗意，但却是多么贴切啊！……说实在的，人们并不总是真心乐意外出的，甚至可以说人们几乎从没真心乐意外出过，但是你得为了你的朋友、你的敌人、你的供货商、你的仆人做出这种牺牲，因为在这些人面前你得维持住自己的体面，而一个人能去旅行就说明他兜里有钱，兜里有钱就说明他是个体面人物。

因此，我去旅行了，这真让我烦得要命，而我去的是比利牛斯山，这就把旅行带给我的那种空泛的烦恼变成了一种具体的痛苦。比利牛斯山最让我讨厌的地方，就是它是山……虽然我也和别人一样能够领略崇山峻岭那种顶天立地

的野性美，但是山脉对我来说更象征着宇宙中所有难以治愈的忧伤、深沉阴郁的绝望、令人窒息的死气沉沉的氛围……我也欣赏山脉那宏伟壮丽的外形，还有山中那不断变幻的光线色调……但使我感到惊恐不安的，是山的灵魂……我觉得阴间地府里的景象，大概就是一座山连着一座山，和我写这些字时眼前所见的一样。或许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才有那么多人喜欢这些山。

我所在的这座城市被杰出的德国人、以擅长冷面滑稽著称的贝德克^①在他那些夸大其词的抒情性文章中吹嘘为具有“超凡脱俗的田园美景”，事实上这座城市的特色在于，它不是一座城市。一般来说，一座城市应该有街道，街道上有住家，住家里有居民。然而，在x城，既没有街道，也没有住家，也没有当地居民，这儿只有旅馆……七十五座旅馆，座座都是庞然大物，既像军营又像精神病院，一座挨着一座，连成一条线，排列在一个雾蒙蒙、阴沉沉的峡谷深处。一条小河流经这里，阵阵的流水声听上去像是得了支气管炎的小老头在不停地咳嗽……旅馆的一层不时可见一些店铺的橱窗和货架，有卖书的、卖明信片的、卖风景图片的，图片上有瀑布、有山脉、也有湖泊，另外还有卖各种型号的铁头登山杖的，总之游客需要的东西这里应有尽有。此外，还有几座别墅，零星分布在山坡上……在一个洞里，还有一间古罗马时代的温泉浴室！……啊！是的……古罗马时代！……就这些了。在你面前的，是高大阴沉的山；在你身后的，是阴沉

① 卡尔·贝德克（1801—1859），德国出版商，主持发行过一套导游丛书。

高大的山……右边，是山，山脚下有一块沉睡的湖泊；左边，还是山，和另一块湖泊……没有天空，头顶上永远没有天空！一大团一大团煤烟色的浓云拖着沉重的身子从一座山慢慢飘向另一座山……

如果说山是阴沉的，那么那些湖又怎么样呢？——哦！这些湖！——它们蓝得那么刺眼，那么不自然，那既不是水的蓝，也不是天的蓝，也不是蓝色的蓝，这种蓝与湖边环绕的一切以及湖水中映出的一切丝毫不协调……哦！这些湖像

是由吉约姆·迪布弗先生^①画出来的，它们真像是这位受到莱格先生^②青睐的艺术家斗胆绘制巨幅宗教象征画时的作品

……

不过，我本来还有可能原谅这些山之为山、湖之为湖，如果它们仅仅是外观令人讨厌的话，那也就罢了，可是偏偏正是因为它们这令人讨厌的外观，在它们那遍布岩石的峡谷中和险峻陡峭的湖畔上才聚集了那么多让人实在难以忍受的各色人等。

就拿 x 城来说吧，那七十五座旅馆里挤满了游客。我费了好大的劲儿，才终于弄到了一个房间。这儿什么人都有，英国人、德国人、西班牙人、俄罗斯人，也有法国人。这些人上这儿来，不是为了治疗他们那出了毛病的肝、消化不良的胃和他们的皮肤病的……他们来这儿是为了——您可听好了

① 吉约姆·迪布弗（1853—1909），法国画家，经常受到米尔博的抨击。

② 乔治·莱格（1857—1933），洛特—加龙省众议员，近四十年中几乎充任了所有政府的内阁成员。他是米尔博的嘲笑对象，米尔博经常揭露他的政策，尤其是他担任教育部和美术部部长期间的政策。

——为了快活快活！……每天从早到晚，都能看见他们成群结队、沉默不语而又无精打采地沿着那条由旅馆连成的线走着。他们有时聚在货架前，有时久久地停在某一个地点，用大型望远镜瞄准一座久负盛名、终年积雪的山峰。他们知道那座山就在那儿，的确，它就在那儿，只不过他们永远也看不到它，厚厚的云团像块天花板似的总罩在它上面……

这些人全都丑得厉害，这种丑陋是温泉城里的人所特有的。在这些呆滞的面孔和便便大腹中间，一天也难碰上一张漂亮的脸和一副轻盈苗条的身材。就连孩子们也都带着一副小老头的神情。这情景看了让人难受，它使人感觉到有产阶级到处都处于衰落的境地。所有这些从我们面前走过的人，甚至包括孩子们，这些在婚姻的烂泥塘里刚刚绽开花蕾的孩子们……这一切都已经是属于过去的了！……

昨晚，我在旅馆的露天座上吃晚饭……在我旁边的桌子上，一位先生正高声大噪地和人聊着天儿。他说：

“登山？……哈，说什么登山……山都让我登遍了，我跟你讲……而且我从不带向导！……这儿的山，小菜一碟……比利牛斯山，根本算不上什么……这简直不能叫作山……在瑞士，那真没治了！……我爬了三次勃朗峰……跟玩儿似的……才用了五个小时，是的，五个小时，亲爱的先生。”

那位亲爱的先生什么话也没说，只顾吃他的饭，鼻子始终没离开他的盘子。刚才那位又说开了：

“我就不跟你提什么红峰、蓝峰、黄峰了……那都没什么

……你听着，我跟你说，有一年，在萨拉·贝尔纳^①峰上，我救过三个在雪中迷了路的英国人。啊！要是我当时能料到后来法朗达城的事儿^②……”

他还在说着什么，我听不太清楚，只听见他不时重复着：“我！我！我！”后来他把侍者骂了一顿，把菜退了回去，为一瓶酒的牌子和人争论起来，过后他又重新转向他的同伴说：

“好吧，好吧！……可我干过比这更棒的。就是我，我曾经划着船用四个小时横渡过日内瓦湖，从特里特到日内瓦……是的，就是我……我……我！！……”

我还用得着向您点明这位先生是个地道的法国的法兰西人吗？

茨岗人的音乐使我无法再听到更多的东西了。是的，这儿还有茨岗人的音乐……您瞧这真是太全乎了……

我看我最好还是把我的几个熟人以及我在这儿整天接触到的一些人介绍给您，除此之外我还能干些什么更好的事情呢？他们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不是滑稽可笑就是招人讨厌，总之这是些十足的流氓，我建议年轻姑娘们最好不要去读关于他们的故事。我知道你们肯定会这样议论我：“这位先生真知道不少有趣的事情。”可我还知道另外一些事情，一点儿都不有趣，我永远也不会谈起那些事，因为我太珍视它们了。亲

① 萨拉·贝尔纳（1844—1923），女电影演员。那位先生想说的大概是圣—贝尔纳，是阿尔卑斯山上的一个山口。

② 指的是英国人占领尼罗河流域后，法国人在马尔尚上尉率领下被迫于1898年11月从法朗达城中撤出。

爱的读者，还有你们这些羞涩的女读者，我请求你们不要把那句著名的“从其交友……”^①的谚语往我身上套，因为我虽然将向你们展示这些人的丑恶嘴脸，给你们讲述他们那些不大成体统的故事以及他们那些几乎总是厚颜无耻的言论，但我和他们之间并不像谚语中提到的那样是什么过从甚密的朋友……我和他们只是见过面而已，这和真正的朋友完全是两码事，而且您千万别以为我欣赏他们的为人。我把我和他们的短暂相逢记在纸上，是为了让您开开心，也让我自己开开心……是的，是为了让自己开开心！……

说这番开场白的目的是想让您明白我的朋友罗贝尔·阿格芒其实并不是我的朋友。这只是我从前认识的一个人，他用“你”称呼我，我也用“你”称呼他，我们隔了很久之后才又见过面，极为偶然，而且毫无乐趣可言。

其实你们也认识他。我的朋友不是一个个体，而是一个群体。灰色大毡帽，黑色上装，粉红的衬衫和雪白的领子，白色长裤裤线笔挺，再加上一双白皮鞋，他们就是这身打扮呆在海滩上和群山中。眼下，这些和罗贝尔·阿格芒一模一样的人有三万来个，他们的衣服和灵魂似乎是由同一个裁缝制作的。当然，那些灵魂肯定是顺带着附加上去的，因为这都是些剪裁容易、用料便宜的灵魂。

这天早晨，走出矿泉供饮处时我一眼瞥见了我的朋友罗贝尔·阿格芒。他穿着一身无可挑剔的晨装，路边那些令人

① 法国谚语：“从其交友，知其为人。”——译者注

赞叹的悬铃木对此是不会感到惊讶的，这些沉静旷达的大树对这种打扮早已司空见惯了，从古罗马时代起就是如此，正是那些古罗马人修建了高雅的浴室，引来了尘世的泉水。一开始，我装作对一位养路工的活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手里拿着一只平底锅，在小河里汲了水之后把水洒在路上，美其名曰：浇路……为了让我的朋友有充足的时间走开，我索性和那个养路工聊起了他那件前古罗马市政官时期的古怪工具，可是罗贝尔·阿格芒看见了我。

“啊！真没想到！”他说。

他热情洋溢地朝我走来，向我伸出他那双戴着白色皮手套的手。

“怎么，是你？……你来这儿做什么？”

我最讨厌把自己的小病小灾告诉别人，所以我回答说：

“我来散散步……你呢？”

“哦！我！……我来接受治疗……是医生让我来这儿的……我有点儿累垮了，你知道……”

谈话很快就落入了俗套。罗贝尔跟我谈起了保罗·德斯沙奈尔^①，说人们估计他第二天到；还说起了娱乐场，那儿今年不太景气；还有泥鸽射击场，那儿经营得很糟……等等。

“而且没有女人，老朋友，没有女人！……”他总结道，“她们今年都上哪儿去了？不知道……可恶的季节！……”

“可你有山啊！”我叫道，故意装出一副很夸张的激动腔

① 保罗·德斯沙奈尔（1856—1922），1898年任议会议长，1920年当选为总统。

调。“这儿的山美极了……这里是人间天堂。你看看这些植物……这些福禄考，这些长得和山毛榉一样高的勒冈代姆……还有这些高大的玫瑰树，像是从哪个梦中的国度被装在德·朱西厄先生^①的帽子里带到这儿来的！”

“啊！你有一颗年轻的心！”

我继续慷慨陈词：

“还有激流，还有冰川……怎么，你对这一切都无动于衷吗？……”

“你开什么玩笑……”罗贝尔回答说，“我看上去真的像个会上这种当的大傻瓜吗？这些激流难道不是糊弄人的玩意儿吗？……再说那座山又有什么稀奇？……那顶多只能算是座瓦莱连山^②，这么说还是客气的……”

“那么你更喜欢的是大海了？”

“大海？……啊！你这是什么意思？……小老弟，十五年来我倒确实每年夏天都去特鲁维尔……不过我可以拍着胸脯跟你讲，我一次也没看过大海……那东西让我恶心……啊！我脑子里想的是其它的事情，而不是跑去瞻仰你所谓的那些自然景观……我已经腻烦了，你知道吗？”

“那么你来这儿是出于健康原因了？……你在接受治疗？”

“严格的治疗……”罗贝尔说，“别提了！……”

“你都干些什么？”

① 安托尼·洛朗·德·朱西厄（1748—1836），植物学家，曾任植物园馆长和植物园园长。

② 瓦莱连山，巴黎附近最高的山，高136米。——译者注

“是指治疗吗？”

“是的。”

“嘻，那不过就是……我每天九点起床……在矿泉供饮处周围的花园里散散步……碰上这位先生或是那位女士……大家喘口气……都抱怨说自己感到烦闷……然后开始对别人的服饰品头论足……就这样耗到吃午饭的时间……吃完午饭，我去加斯东那儿打扑克……五点钟，去娱乐场……玩一把挺没劲的巴卡拉^①……下的都是小注，输了也无大碍……吃晚饭……再去娱乐场……就是这些了……到了第二天，这一切又重新开始……有时也和一个图卢兹的拉伊丝或是一个波尔多的弗丽内^②来上一小段浪漫的插曲……哦！我的老弟！……你能相信吗？这个自称包治百病的疗养地……对我就是不起一点儿作用……我的身体和来的时候一样糟……这些温泉，全都是扯淡……”

他用鼻子吸了吸气，说道：

“又是这股气味！……你闻到了吗？……真恶心……”

一股硫化硫酸盐的气味从矿泉供饮处飘了出来，在悬铃木间飘荡……

我的朋友又说道：

“这闻起来就像……没错！……啊！多美好的回忆……这闻起来就像是在侯爵夫人家里……”

他朗声大笑起来。

① 一种纸牌赌博。——译者注

② 拉伊丝和弗丽内都是古希腊时期著名的妓女。——译者注

“你想想看……有一天晚上，我和德·腾布里奇侯爵夫人要去饭馆吃晚饭……你还记得那位侯爵夫人吗？……就是和我厮混了两年的那个金发高个儿女人？……怎么？……想不起来了？……可是，老弟，在巴黎人人都知道这事呀。不过没关系，这无关紧要！……”

“这位侯爵夫人当年什么样儿？”我问道。

“是个挺漂亮的女人……老弟……她以前在孔卡尔诺当洗衣女工，后来我忘了她是受了谁的恩典就成了侯爵夫人，而且还是德·腾布里奇侯爵夫人……这是个聪明女人，我只能告诉你这么多！……那天我们本来约好去饭馆吃饭，可是侯爵夫人忽然心血来潮，要去她家吃饭……去就去吧！……我们回了她家……刚进屋把门关好，一股难闻的气味就呛得我们在前厅喘不过气来。‘娘的！……’侯爵夫人说，‘又是我妈……我怎么也扳不过来她这个臭毛病……’她怒气冲天地朝厨房走去。那位尊贵的母亲正在那儿往面包上浇白菜浓汤……‘我不愿意你在我这儿做白菜浓汤……我跟你说了二十遍了……这汤弄得满屋子臭气熏天……要是我带来的不是我的情人而是另一个男人，闻见这股茅房味你让我的脸往哪儿搁？……这回你听明白了吗？’她又转向我说：‘娘的！就跟有一整团的重骑兵来这儿放过屁似的……’”

对这件往事的回忆使他伤感起来……他叹了口气说：

“不管怎么说，那仍然是个出色的女人……你知道吗？……而且相当漂亮！……”

他又说道：

“飘到这儿来的这股气味……使我想起了腾布里奇大妈

的白菜浓汤……都是一股味……”

“对侯爵夫人的回忆应该能够帮助你忍受这气味……”我说。

- 然后我向他伸出手去，说道：

“那么就祝你身体健康吧……我不该打断你的治疗……”

“怎么，不接着聊了？”罗贝尔叫道。

而我已经跳进了草坪，让一棵枝叶茂密的巨大红杉挡在了我和我的朋友之间……

二

这天晚上，我去了娱乐场。我是去娱乐场闲逛的……还得等很久才到睡觉的时间，所以我总得去个什么地方……

我懒洋洋地靠在花园的一张长椅上，看着过往的人流。这时，一个已经盯了我一阵子的肥胖男人突然向我走来。

“我没看错吧？……”他对我说，“你就是乔治·瓦色吗？”

“是的……”

“那我呢？……你不认识我了？”

“不认识……”

“我是克拉拉·菲斯杜勒呀，老朋友……”

“怎么……”

“是的……是的……啊！又见到你可真带劲儿……”

他使劲握住我的手，攥得它生疼。

“怎么？你还不知道？……我在这儿可是个人物……我是广告部经理……没的说，老朋友……有事儿你只管找我，他娘的！……”

他说可以保证我免费进入娱乐场和剧院，可以让我在俱乐部赊帐，还可以向我提供饭店包桌和小妞儿……他对朋友很是热心，不过我并没觉得多么受感动。